

有一种交往 叫“不见”

杨兵

秋去冬来，我踩着落叶，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时光的隧道里，陡生感慨。我想起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人，老师、同学、朋友、同事……还有一些人曾经有一面之缘、曾经帮扶过、曾经交往过，他们仿佛消失在时光的尽头，又不时在回忆中起舞。不少人可能不会再相见了，但我想起心中依然涌动着感激与感动。

因为一直在外地打拼，离开家乡很久，同学聚会难免错过。岁月如梭，转眼皱纹爬上大家的脸庞，大家各自为生活、为家庭奔忙，有些同学毕业后见了两次面，有些则再未见过面。但我的心态已被时光磨砺得很平和，“不见”未必只有不好，因为“不见”，记忆中还是同学们当年的模样与风采，曾经的这个他总是憨憨地笑，曾经的这个她脸上可爱的小酒窝令人难忘，曾经的那个他书画一绝，曾经的那个她健步如飞……曾经最喜欢做的事，是我们在一棵松下共同读着书……虽然“不见”，但我心中还有一股清泉汩汩流淌，还有一块青青草原，聚集着大家的欢歌笑语。

人际交往有很多方式，见面有相聚的直接与热闹，“不见”也有“留白”和默契的情趣。

我现在的不少客户都是从网上相识的，缘于生意来往，一直未能谋面，但掐指一算，合作好多年了，彼此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合作共赢。有人建议我和这些客户见见面，搞搞关系，吃喝应酬一下，我摇了摇头。我喜欢现在的相处方式，各自坚守职责，做好分内事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我用心为客户提供好品质、有竞争力的产品，提供贴心的服务，这就够了。线上沟通快捷、高效，还不用把时间、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应酬上。

我爱好写作，业余时间我会写下自己的感悟，向媒体投稿。最初屡投不中，我不灰心，开始研究媒体文章的风格，慢慢向它靠拢，又与编辑老师线上沟通、请教，按其要求修改，终于，我的文章发表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这让我写作的兴趣倍增，我用心地写，继续投稿，编辑老师用心地修改，文章发表后，我会细细琢磨修改之处。我与编辑老师从未见过面，也未打过电话，连接这段关系的是一封封邮件、一篇篇文章，是一种心与心的默契。我喜欢这种交往方式，以文会友，简单、纯粹。

有些人不见是因为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心中满是“眼不见为净”之念头，而有些人不见，心中则是欢喜、牵挂与感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和所有人际交往的方式一样，“不见”讲究真诚相待。“不见”不代表不念，知道你好、我好、岁月静好，便觉人生甚好。

配腊肉、大蒜是经典，脆甜可口，不油不腻，清香扑鼻，大凡席中有这道菜，必然抢手。当然，花样是可以翻新的，譬如远在合肥的大哥收到我们寄去的冬笋后，在朋友圈晒出了冬笋、豆条、牛肉“龙虎斗”；我家也受到启发，相继开发出了冬笋与豆腐、洋芋、胖头鱼同锅的多款新菜。

去安庆儿子家小住，闲来无事，提议去市郊挖冬笋。至于竹林并不难找，因为在竹器还没有被塑料制品取代的农耕时代，大大小小的村落，必定依偎在大大小小的竹林间。按照我的思路，大子将导航锁定大龙山，刚过宜秀区杨桥镇，但见山势逶迤，公路蜿蜒，不久车窗外就有竹影晃动。

我们择竹叶墨绿处下车，大子拿剪刀，小子拿手袋，我顺手找了一截树枝，撬开地上厚厚的竹叶，哈哈，有口福了。大子以剪代锄，剔土、截笋，忙得满头大汗。我发现土埂上一块欹侧大小的石块，有挪动的迹象，喊小子过来，说验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掀开石块，果然露出一双嫩黄的小尖尖。

一些人认为冬笋是春笋的幼儿期，挖冬笋就是破坏生态，这是一种错误认知。其实，竹子最怕土地板结，竹林老化，笋芽枯竭，需要人们以挖笋的方式松软土质，去除冗余的竹根。所以，被小阳春叫醒的冬笋，虽然不可能像春笋一样长成竹子，多少有些遗憾，但亦可吸引我这样的挖笋人，来改善竹林微环境。

转眼又是冬天，冬笋已经长成，我家的锄头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
母亲对挂历依旧一往情深。我们迷恋的，不再是挂历的图案，而是图下的文字，唐诗、宋词、养生知识、生活小窍门，抑或食谱……点点滴滴，在每日的“撕”和“看”中，浸润心田，也是我们母子间温暖的共享时光。

高三那年，我拿到那本唐诗宋词挂历的瞬间，便暗暗发誓要跟着它一天背一首。一年下来，竟也有了上百首的积累。而母亲则是依照挂历上的食谱，每天做美食给我补身体。那年，陪我淌过高三“汹涌的河流”，诗词、食谱这两本挂历功不可没。

手指头上，似乎还留有撕挂历的手感记忆，那是我特别喜欢的感觉——撕去一页，就仿佛感受到一个月的时光在手指间消融；一本挂历撕完，一年的时光就辗转不再了。那时哪里想得到，挂历这东西，撕着撕着，竟能撕出内心如此的眷恋。

记得还是小孩子的我，最盼挂历撕完，春节如约而至，有新衣穿，有红包拿，有平时鲜少吃到的各种美味，有崭新的种种愿望……小小的心中，埋藏着快快长大的希冀。曾经在挂历前遥想未来，如今，却努力想要记起当初想要的生活。

繁花



冯小川摄



挖冬笋

吴垠康

北风萧瑟，霜雪初融，正是挖冬笋的好时节。

冬笋是从秋天出发的，准确地说，是从那个短暂且具有迷惑性的十月小阳春出发的。这个季节，菊花是主场，但桃花、梨花、兰草花等都来客串了，包括蜜蜂也纷纷打起精神，在花丛间储备过冬的食物。然而，喧嚣之后，归于沉寂，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出发。譬如冬笋，刚刚走到半道上，遭遇了急转直下的寒冬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好按兵不动，避其锋芒。无奈冬季漫长，韶华易逝，数月的困守，冬笋已是老态龙钟，胡须花白。竹根上蓄势待发多年的侧芽，只因处在敏感的浅土层，被小阳春中断了冲天梦想。

挖冬笋，说难不难，说易不易。不难，指的是体力消耗小。冬笋根浅，两三锄下去就能见底，大如土萝卜，小如大拇指。要是春笋也长如此模样，多半弃之若敝屣，无奈冬笋是“浓缩的精华”，市面上比肉还贵。至于不易，指的是寻找难度。冬笋撕开的裂痕细若游丝，加上在严寒中韬光养晦，即使前期撑裂了小土堆，也被扬土、残叶糊弄得面目全非。好在我能见招拆招，在开锄之前，先用柴耙一扒拉，尖笋笋、嫩黄黄的冬笋芽就冒出来了。

冬笋谓之山珍，名副其实。老家的烹饪方法有许多种，冬笋搭



挂历， 我记忆中不凋零的花

王珉

年终岁末，总会不经意地被一首歌带进某个记忆碎片的深处：“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，像朵永不凋零的花……”

听着《爱的代价》，我眼前浮现的，竟是一幅幅挂历。哑然失笑间，安慰自己：没毛病，对我来说，记忆中那一本本形状、规格、图案各异的挂历，正如同“不凋零的花”，是我记忆深处的纪念品。它们被牛皮纸或报纸包裹住的圆轴，散发着幽幽的墨香，里面隐藏着少年时的我不曾见过的风景，抑或工笔细作的花鸟仕女，抑或老上海的收藏珍品“年历片”……

穿越时空，那时的母亲喜欢在家中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挂一本挂历。她会在每个月最后一天撕去一页，让我们的眼睛享用新的图案；那时，母亲还喜欢遵从挂历的黄道吉日、黄历、吉时、皇历、择日，来选择今天做什么事、不做什么事；用完的挂历会用来给我包书皮，或是剪贴制作贺卡，甚至成为我的“草稿纸”。母亲也曾把废旧的挂历纸，一张张贴在墙上，用于粉饰祖屋暗淡斑驳的房间。或者，她会一张张挂历纸认真地裁剪好，做成一本本光洁的本子，用来记事、记账……后来，旧挂历再也派不上用场，但我和